

明
史

八
一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

列傳第一百八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

保兼太子

太保保和殿

學士

兼筆部戶部尚書

加六級

張廷璽

奉

敕修

方伎

左氏載醫和緩梓慎裨竈史蘇之屬甚詳且核下逮巫祝亦往往張其事以神之論者謂之浮夸似矣而史記傳扁鵲倉公日者龜策至黃石赤松倉海君之流近於神仙荒忽亦備錄不遺范蔚宗乃以方術名傳夫藝人術士匪能登乎道德之途然前民利用亦先聖之緒餘其精者至通神明叅造化詎曰小道可觀已乎明初周

顛張三丰之屬踪蹟秘幻莫可測識而震動天子要非
妄誕取寵者所可幾張中袁珙占驗奇中夫事有非常
理所能拘者淺見渺聞不足道也醫與天文皆世業專
官亦本周官遺意攻其術者要必博極於古人之書而
會通其理沈思獨詣參以考驗不爲私智自用乃足以
名當世而爲後學宗今錄其最異者作方伎傳真人張
氏道家者流而世蒙恩澤其事蹟關當代典故撮其大
畧附於篇

滑 壽

葛乾孫

呂 復

倪維德

周漢卿

王履

周顛

張中

張三丰

袁珙子忠徹

戴思恭

盛寅

皇甫仲和

仝寅

吳傑

許紳
王綸

凌雲李玉

李時珍

繆希雍

周述學

張正常

劉淵然等

滑壽字伯仁先世襄城人徙儀真後又徙餘姚幼警敏好學能詩京口王居中名醫也壽從之學授素問難經

既卒業請於師曰素問詳矣多錯簡愚將分藏象經度等爲十類類抄而讀之難經又本素問靈樞其間榮衛藏府與夫經絡腧穴辨之博矣而缺誤亦多愚將本其義旨注而讀之可乎居中躍然稱善自是壽學日進壽又參會張仲景劉守真李明之三家而會通之所治疾無不中既學鍼法於東平高洞陽嘗言人身六脈雖皆有係屬惟督任二經則苞乎腹背有專穴諸經滿而溢者此則受之宜與十二經竝論乃取內經骨空諸論及靈樞篇所述經脈著十四經發揮三卷通考隧穴六百四十有七他如讀傷寒論抄診家樞要痔瘻篇及採諸

書本草爲醫韻皆有功於世晚自號櫻寧生江浙間無不知櫻寧生者年七十餘容色如童孺行步躋捷飲酒無算天台朱右撫其治疾神效者數十事爲作傳故其著述益有稱於世

葛乾孫字可久長洲人父應雷以醫名時北方劉守真張潔古之學未行於南有李姓者中州名醫官吳下與應雷談論大駭歎因授以張劉書自是江南有二家學乾孫體貌魁碩好擊刺戰陣法後折節讀書兼通陰陽律曆星命之術屢試不偶乃傳父業然不肯爲人治疾或施之輒著奇效名與金華朱丹溪埒富家女病四支

痿痺目瞪不能食衆醫治罔效乾孫命悉去房中香奩
流蘇之屬掘地坎置女其中久之女手足動能出聲投
藥一丸明日女自坎中出矣蓋此女嗜香脾爲香氣所
蝕故得是症其療病奇中如此

呂復字元膺鄞人少孤貧從師受經後以母病求醫遇
名醫衢人鄭禮之遂謹事之因得其古先禁方及色脈
藥論諸書試輒有驗乃盡購古今醫書曉夜研究自是
出而行世取效若神其於內經素問靈樞本草難經傷
寒論脈經脈訣病原論太始天元玉冊元誥六微旨五
常政元珠密語中藏經聖濟經等書皆有辨論前代名

醫如扁鵲倉公華佗張仲景至張子和李東垣諸家皆有評隲所著有內經或問靈樞經脈箋五色診奇眩切脈樞要運氣圖說養生雜言諸書甚衆浦江戴良採其治效最著者數十事爲醫案歷舉仙居臨海教諭台州教授皆不就

倪維德字仲賢吳縣人祖父皆以醫顯維德幼嗜學已乃業醫以內經爲宗病大觀以來醫者率用裴宗元陳師文和劑局方故方新病多不合乃求金人劉完素張從正李杲三家書讀之出而治疾無不立效周萬戶子八歲昏眊不識饑飽寒暑以土炭自塞其口診之曰此

慢脾風也脾藏智脾慢則智短以疏風助脾劑投之卽愈顧顯卿右耳下生癭大與首同痛不可忍診之曰此手足少陽經受邪也飲之藥踰月愈劉子正妻病氣厥或哭或笑人以爲祟診之曰兩手脉俱沉胃脘必有所積積則痛問之果然以生熟水導之吐痰涎數升愈盛架閣妻左右肩臂奇癢延及頭面不可禁灼之以艾則暫止診之曰左脉沉右脉浮且盛此滋味過盛所致也投以劑旋愈林仲實以勞得熱疾熱隨日出入爲進退暄盛則增劇夜涼及雨則否如是者二年診之曰此七情內傷陽氣不升陰火漸熾故溫則進涼則退投以東

垣內傷之劑亦立愈他所療治多類此常言劉張二氏多主攻李氏惟調護中氣主補蓋隨時推移不得不然故其主方不執一說常患眼科雜出方論無全書著元機啟微又校訂東垣試效方竝刊行於世洪武十年卒年七十五

周漢卿松陽人醫兼內外科鍼尤神鄉人蔣仲良左目爲馬所踴睛突出如桃他醫謂係絡已損不可治漢卿封以神膏越三日復故華州陳明遠瞽十年漢卿視之曰可鍼也爲翻睛刮翳歛然辨五色武城人病胃痛奮擲乞死漢卿納藥於鼻俄噴赤蟲寸許口眼悉具痛旋

止馬氏婦有娠十四月不產。尅且黑。漢卿曰：「此中蠱非
娠也。」下之有物如金魚。病良已。永康人腹疾。痾僂行。漢
卿解衣視之。氣衝起。腹間者二。其大如臂。刺其一。砉然
鳴。又刺其一。亦如之。加以按摩。疾遂愈。長山徐姬。癰疾。
手足顫掉。裸而走。或歌或笑。漢卿刺其十指端。出血而
痊。錢塘王氏女生瘰癧。環頭及腋。凡十九竅。竅破。白瀝
出。將死矣。漢卿爲剔竅。母深二寸。其餘烙以火。數日結
痂。愈。山陰楊翁項有疣如瓜。大醉仆階下。潰血不能止。
疣潰者必死。漢卿以藥糝其穴。血卽止。義烏陳氏子腹
有塊。捫之如罌。漢卿曰：「此腸癰也。」用大鍼灼而刺之。入

三寸許膿隨鍼迸出有聲愈諸暨黃生背曲須杖行他醫皆以風治之漢卿曰血澁也刺兩足崑崙穴頃之投杖去其捷效如此

王履字安道崑山人學醫於金華朱彥修盡得其術嘗謂張仲景傷寒論爲諸家祖後人不能出其範圍且素問云傷寒爲病熱言常不言變至仲景始分寒熱然義猶未盡乃備常與變作傷寒立法考又謂陽明篇無目痛少陰篇言胸背滿不言痛太陰篇無噎乾厥陰篇無囊縮必有脫簡乃取三百九十七法去其重複者二百三十八條復增益之仍爲三百九十七法極論內外傷

經旨異同併中風中暑辨名曰泝洄集凡二十一篇又著百病鈞元二十卷醫韻統一百卷醫家宗之履工詩文兼善繪事嘗遊華山絕頂作圖四十幅記四篇詩一百五十首爲時所稱自滑壽以下五人皆生於元至明初始卒

周顛建昌人無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語言無恒皆呼之曰顛及長有異狀數謁長官曰告太平時天下寧謐人莫測也後南昌爲陳友諒所據顛避去太祖克南昌顛謁道左泊還金陵顛亦隨至一日駕出顛來謁問何爲曰告太平自是屢以告太祖厭之命

覆以巨缸積薪煨之薪盡啟視則無恙頂上出微汗而已太祖異之命寄食蔣山僧寺已而僧來訴顛與沙彌爭飯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視顛顛無饑色乃賜盛饌食已閉空室中絕其粒一月比往視如故諸將士爭進酒饌茹而吐之太祖與共食則不吐太祖將征友諒問曰此行可乎對曰可曰彼已稱帝克之不亦難乎顛仰首眎天正容曰天上無他座太祖攜之行舟次安慶無風遣使問之曰行則有風遂命牽舟進須臾風大作直抵小孤太祖慮其妄言惑軍心使人守之至馬當見江豚戲水歎曰水怪見損人多守者以告太祖惡之投

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太祖與之食食已卽整衣作遠行狀遂辭去友諒旣平太祖遣使往廬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遂放情山水遇異人授數學談禍福多奇中太祖下南昌以鄧愈薦召至賜坐問曰予下豫章兵不血刃此邦之人其少息乎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燬且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未幾指揮康泰反如其言尋又言國中大臣有變宜豫防至秋平章邵榮參政趙維祖伏甲北門爲亂事覺伏誅陳友諒圍南昌三月太祖伐之召問之曰

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渠帥帝命從行舟次孤山無風不能進乃以洞元法祭之風大作遂達鄱陽大戰湖中常遇春孤舟深入敵舟圍之數重衆憂之曰無憂亥時當自出已而果然連戰大勝友諒中流矢死降其衆五萬自啟行至受降適五十日始南昌被圍帝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算曆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爲人狷介寡合與之言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語類佯狂玩世者嘗好戴鐵冠人稱爲鐵冠子云

張三丰遼東懿州人名全一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

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邈邈頤而偉龜形鶴背大耳圓目鬚髯如戟寒暑惟一衲一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書經目不忘游處無恒或云能一日千里善嬉諧旁若無人嘗游武當諸巖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巖紫霄俱燬於兵三丰與其徒去荆榛辟瓦礫創草廬居之已而舍去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遣使覓之不得後居寶雞之金臺觀一日自言當死留頤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啟視則復活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復入武當歷襄漢踪跡益奇幻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齎

璽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
郭璉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
觀費以百萬計旣成賜名太和太岳山設官鑄印以守
竟符三丰言或言三丰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
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天順三年英宗賜
誥贈爲通微顯化真人終莫測其存亡也

袁珙字廷玉鄞人高祖鏞宋季舉進士元兵至不屈舉
家十七人皆死父士元翰林檢閱官珙生有異稟好學
能詩嘗遊海外洛伽山遇異僧別古崖授以相人術先
仰視皎日目盡眩布赤黑豆暗室中辨之又懸五色縷

牕外映月別其色皆無訛然後相人其法以夜中燃兩炬視人形狀氣色而參以所生年月百無一謬珙在元時已有名所相士大夫數十百其於死生禍福遲速大小并刻時日無不奇中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由閩海道見珙珙曰公神氣嚴肅舉動風生大貴驗也但印堂司空有赤氣到官一百十四日當奪印然守正秉忠名垂後世願自勉普署臺事於越果爲張士誠逼取印綬抗節死見江西憲副程徐曰君帝座上黃紫再見千日內有二美除但冷笑無情非忠節相也徐於一年後拜兵部侍郎擢尚書又二年降於明爲吏部侍郎嘗相陶

凱曰君五岳朝揖而氣色未開五星分明而光澤未見
宜藏器待時不十年以文進爲異代臣官二品其在荆
揚間乎凱後爲禮部尚書湖廣行省參政其精類如此
洪武中遇姚廣孝於嵩山寺謂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
幸自愛後廣孝薦於燕王召至北平王雜衛士類已者
九人操弓矢飲肆中珙一見卽前跪曰殿下何輕身至
此九人者笑其謬珙言益切王乃起去召珙宮中諦視
曰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鬚過臍卽
登大寶矣已見藩邸諸校卒皆許以公侯將帥王慮語
洩遣之還及卽位召拜太常寺丞賜冠服鞍馬文綺寶

鈔及居第帝將建東宮而意有所屬故久不決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珙相人卽知其心術善惡人不畏義而畏禍患往往因其不善導之於善從而改行者甚多爲人孝友端厚待族黨有恩所居鄞城西遶舍種柳自號柳莊居士有柳莊集永樂八年卒年七十有六賜祭葬贈太常少卿子忠徹字靜思幼傳父術從父謁燕王王宴北平諸文武使忠徹相之謂都督宋忠面方耳大身短氣浮布政使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都指揮謝貴擁腫蚤肥而氣短都督耿璉顴骨插鬢色如飛火僉都御史景清身短聲雄於法

皆當刑死王大喜起兵意益決及爲帝卽召授鴻臚寺序班賜賚甚厚遷尚寶寺丞已改中書舍人扈駕北巡駕旋仁宗監國爲讒言所中帝怒榜午門凡東宮所處分事悉不行太子憂懼成疾帝命蹇義金忠偕忠徹視之還奏東宮面色青藍驚憂象也收午門榜可愈帝從之太子疾果已帝嘗屏左右密問武臣朱福朱能張輔李遠柳升陳懋薛祿文臣姚廣孝夏元吉蹇義及金忠呂震方賓吳中李慶等禍福後皆驗九載秩滿復爲尚寶司丞進少卿禮部郎周訥自福建還言閩人祀南唐徐知誨知誨其神最靈帝命往迎其像及廟祝以來遂

建靈濟宮於都城祀之帝每邁疾輒遣使問神廟祝詭爲仙方以進藥性多熱服之輒痰壅氣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諫忠徹一日入侍進諫曰此痰火虛逆之症實靈濟宮符藥所致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忠徹叩首哭內侍二人亦哭帝益怒命曳二內侍杖之且曰忠徹哭我我遂死耶忠徹惶懼趨伏階下良久始解帝識忠徹於藩邸故待之異於外臣忠徹亦以帝遇已厚敢進讜言嘗諫外國取寶之非武臣宜許行服衍聖公誥宜改賜玉軸聞者韙之宣德初覩帝容色曰七日內宗室當有謀叛者漢王果反嘗坐事下吏罰贖正統

中復坐事下吏休致二十餘年卒年八十有三忠徹相術不殊其父世所傳軼事甚多不具載其相王文謂面無人色法曰瀝血頭相于謙謂日常上視法曰望刀眼後果如其言然性陰險不如其父與羣臣有隙卽緣相法於上前齟齬之頗好讀書所著有人相大成及鳳池吟藁符臺外集載元順帝爲瀛國公子云

戴思恭字原禮浦江人以字行受學於義烏朱震亨震亨師金華許謙得朱子之傳又學醫於宋內侍錢塘羅知悌知悌得之荆山浮屠浮屠則河間劉守真門人也震亨醫學大行時稱爲丹溪先生愛思恭才敏盡以醫

術授之洪武中徵爲御醫所療治立效太祖愛重之燕
王患瘕太祖遣思恭往治見他醫所用藥良是念何以
不效乃問王何嗜曰嗜生芹思恭曰得之矣投一劑夜
暴下皆細蝗也晉王疾思恭療之愈已復發卽卒太祖
怒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前奉命視王疾啟
王曰今卽愈但毒在膏肓恐復作不可療也今果然矣
諸醫由是免死思恭時已老風雨輒免朝太祖不豫少
間出御右順門治諸醫侍疾無狀者獨慰思恭曰汝仁
義人也毋恐已而太祖崩太孫嗣位罪諸醫獨擢思恭
太醫院使永樂初以年老乞歸三年夏復徵入免其拜

特召乃進見其年冬復乞骸骨遣官護送賚金幣踰月而卒年八十有二遣行人致祭所著有證治要訣證治類元類證用藥諸書皆櫟括丹溪之旨又訂正丹溪金匱鈎元三卷附以己意人謂無愧其師云

盛寅字啟東吳江人受業於郡人王賓初賓與金華戴原禮游冀得其醫術原禮笑曰吾固無所吝君獨不能少屈乎賓謝曰吾老矣不能復居弟子列他日伺原禮出竊發其書以去遂得其傳將死無子以授寅寅旣得原禮之學復討究內經以下諸方書醫大有名永樂初爲醫學正科坐累輸作天壽山列侯監工者見而奇之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死傳 十三
令主書算先是有中使督花鳥於江南主寅舍病脹寅
愈之適遇諸途驚曰盛先生固無恙耶予所事太監正
苦脹盍與我視之旣視投以藥立愈會成祖較射西苑
太監往侍成祖遙望見愕然曰謂汝死矣安得生太監
具以告因盛稱寅卽召入便殿令診脈寅奏上脈有風
濕病帝大然之進藥果效遂授御醫一日雪霽召見帝
語白溝河戰勝狀氣色甚厲寅曰是殆有天命耳帝不
懌起而視雪寅復吟唐人詩長安有貧者宜瑞不宜多
句聞者咋舌他日與同官對奕御藥房帝猝至兩人歛
枰伏地謝死罪帝命終之且坐以觀寅三勝帝喜命賦

詩立就帝益喜賜象牙棋枰并詞一闕帝晚年猶欲出
塞寅以帝春秋高勸母行不納果有榆木川之變仁宗
在東宮時妃張氏經期不至者十月衆醫以姪身賀寅
獨謂不然出言病狀妃遙聞之曰醫言甚當有此人何
不令早視我及疏方乃破血劑東宮怒不用數日病益
甚命寅再視疏方如前妃令進藥而東宮慮墮胎械寅
以待已而血大下病旋愈當寅之被繫也闔門惶怖曰
是殆磔死旣三日紅仗前導還邸舍賞賜甚厚寅與袁
忠徹素爲東宮所惡旣愈妃疾而怒猶未解懼甚忠徹
曉相術知仁宗壽不永密告寅寅猶畏禍及仁宗嗣位

求出爲南京太醫院宣宗立召還正統六年卒兩京太醫院皆祀寅寅弟宏亦精藥論子孫傳其業初寅晨直御醫房忽昏眩欲死募人療寅莫能應一草澤醫人應之一服而愈帝問狀其人曰寅空心入藥房猝中藥毒能和解諸藥者甘草也帝問寅果空腹入乃厚賜草澤醫人

皇甫仲和睢州人精天文推步學永樂中成祖北征仲和與袁忠徹扈從師至漠北不見寇將引還命仲和占之言今日未申間寇當從東南來王師始却終必勝忠徹對如之比日中不至復問二人對如初帝命械二人

不驗將誅死頃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矣時初得安南
神礮寇一騎直前卽以礮擊之一騎復前再擊之寇不
動帝登高望之曰東南不少却乎亟麾大將譚廣等進
擊諸將奮斫馬足寇少退俄疾風揚沙兩軍不相見寇
始引去帝欲卽夜班師二人曰明日寇必降請待之至
期果降帝始神其術授仲和欽天監正英宗將北征仲
和時已老學士曹鼎問曰駕可止乎胡王兩尚書已率
百官諫矣曰不能也紫微垣諸星已動矣曰然則柰何
曰盍先治內曰命親王監國矣曰不如立儲君曰皇子
幼未易立也曰恐終不免立及車駕北狩景帝遂卽位

寇之薄都城也城中人皆哭仲和曰勿憂雲向南大將氣至寇退矣明日楊洪等入援寇果退一日出朝有衛士請占仲和辭衛士怒仲和笑曰汝室中妻妾正相鬪可速返返則方鬪不解或問何由知曰彼問時適見兩鵲鬪屋上是以知之其占事率類此

仝寅字景明安邑人年十二歲而瞽乃從師學京房術占禍福多奇中父清游大同攜之行塞上石亨爲參將頗信之每事咨焉英宗北狩遣使問還期筮得乾之初曰大吉四爲初之應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其干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一躍秋潛秋躍明年仲秋駕必

復但繇勿用應在淵還而復必失位然象龍也數九也
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午
奮於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於丁象大明也位於南方
火也寅其生午其壬壬其合也至歲丁丑月寅日午合
於壬帝其復辟乎已而悉驗石亨入督京營挾自隨及
也先逼都城城中人恟懼或請筮之寅曰彼驕我盛戰
必勝寇果敗去明年也先請遣使迎上皇廷臣疑其詐
寅言於亨曰彼順天仗義我中國反失奉迎禮寧不貽
笑外蕃亨乃與于謙決計上皇果還景泰三年指揮盧
忠告變事連南宮帝殺中官阮浪猶窮治不已外議洵

明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
洵忠一日屏人請筮寅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事得不竟已而忠果伏誅英宗復辟將官寅寅固辭命賜金錢金卮諸物其父官指揮僉事將赴徐州英宗慮寅偕行乃授錦衣百戶留京師寅見石亨勢盛每因筮戒之亨不能用卒及於禍寅以筮游公卿貴人間莫不信重之然無一語及私年幾九十乃卒

吳傑武進人弘治中以善醫徵至京師試禮部高等故事高等入御藥房次入太醫院下者遣還傑言於尚書曰諸醫被徵待次都下十餘載一旦遣還誠流落可憫傑願辭御藥房與諸人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中

武宗得疾傑一藥而愈卽擢御醫一日帝射獵還憊甚感血疾服傑藥愈進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輒進一官積至太醫院使前後賜彪虎衣繡春刀及銀幣甚厚帝每行幸必以傑扈行帝欲南巡傑諫曰聖躬未安不宜遠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駕還漁於清江浦溺而得疾至臨清急遣使召傑比至疾已深遂扈歸通州時江彬握兵居左右慮帝晏駕已得禍力請幸宣府傑憂之語近侍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倘至宣府有不諱吾輩寧有死所乎近侍懼百方勸帝始還京師甫還而帝崩彬伏誅中外晏然傑有力焉未幾致仕子希周進士戶科

給事中希曾舉人又有許紳者京師人嘉靖初供事御藥房受知於世宗累遷太醫院使歷加工部尚書領院事二十年宮婢楊金英等謀逆以帛縊帝氣已絕紳急調峻藥下之辰時下藥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遂能言又數劑而愈帝德紳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賜賚甚厚未幾紳得疾曰吾不起矣曩者宮變吾自分不效必殺身因此驚悸非藥石所能療也已而果卒賜諡恭僖官其一子卹典有加明世醫者官最顯止紳一人其士大夫以醫名者有王綸王肯堂綸字汝言慈谿人舉進士正德中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精於醫所在治疾

無不立效有本草集要名醫雜著行於世肯堂所著證治準繩爲醫家所宗行履詳父樵傳

凌雲字漢章歸安人爲諸生棄去北遊泰山古廟前遇病人氣垂絕雲嗟歎久之道人忽曰汝欲生之乎曰然道人鍼其左股立蘇曰此人毒氣內侵非死也毒散自生耳因授雲鍼術治疾無不效里人病嗽絕食五日衆投以補劑益甚雲曰此寒濕積也穴在頂鍼之必暈絕逾時始蘇命四人分牽其髮使勿傾側乃鍼果暈絕家人皆哭雲言笑自如頃之氣漸蘇復加補始出鍼嘔積痰斗許病卽除有男子病後舌吐雲兄亦知醫謂雲

曰此病後近女色太蚤也舌者心之苗腎水竭不能制
心火病在陰虛其穴在左股太陽是當以陽攻陰雲曰
然如其穴針之舌吐如故雲曰此知瀉而不知補也補
數劑舌漸復故淮陽王病風三載請於朝召四方名醫
治不效雲投以鍼不三日行步如故金華富家婦少寡
得狂疾至裸形野立雲視曰是謂喪心吾鍼其心心正
必知耻蔽之帳中慰以好言釋其愧可不發乃令二人
堅持用凉水噴面鍼之果愈吳江婦臨產胎不下者三
日呼號求死雲鍼刺其心鍼出兒應手下主人喜問故
曰此抱心生也手鍼痛則舒取兒掌視之有鍼痕孝宗

聞雲名召至京命太醫官出銅人蔽以衣而試之所刺無不中乃授御醫年七十七卒於家子孫傳其術海內稱鍼法者曰歸安凌氏有李王者官六安衛千戶善鍼灸或病頭痛不可忍雖震雷不聞王診之曰此蟲啖腦也合殺蟲諸藥爲末吹鼻中蟲悉從眼耳口鼻出卽愈有跛人扶雙杖至王鍼之立去其杖兩京號神鍼李王兼善方劑或病痿玉察諸醫之方與治法合而不效疑之忽悟曰藥有新陳則效有遲速此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熬藥二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

李時珍字東璧蘄州人好讀醫書醫家本草自神農所傳止三百六十五種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蘇恭增一百一十四種宋劉翰又增一百二十種至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旣煩名稱多雜或一物而析爲二三或二物而混爲一品時珍病之乃窮搜博採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藁三易而成書曰本草綱目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首標正名爲綱餘各附釋爲目次以集解詳其出產形色又次以氣味主治附方書成將上之朝時珍遽卒未幾神宗詔修國

史購四方書籍其子建元以父遺表及是書來獻天子
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時珍官楚王
府奉祠正子建中四川蓬溪知縣又吳縣張頤祁門汪
機杞縣李可大常熟繆希雍皆精通醫術治病多奇中
而希雍常謂本草出於神農朱氏譬之五經其後又復
增補別錄譬之註疏惜硃墨錯互乃沈研剖析以本經
爲經別錄爲緯著本草單方一書行於世

周述學字繼志山陰人讀書好深湛之思尤邃於曆學
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又推究五緯細行爲
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與武進唐順之論曆

取歷代史志之議正其訛舛刪其繁蕪又撰大統萬年
二曆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自曆以外圖書皇極律
呂山經水志分野輿地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
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葬術五運六氣海道鍼經莫
不各有成書凡一千餘卷統名曰神道大編嘉靖中錦
衣陸炳訪士於經歷沈鍊鍊舉述學炳禮聘至京服其
英偉薦之兵部尚書趙錦錦就訪邊事述學曰今歲主
有邊兵應在乾艮艮爲遼東乾則宣大二鎮京師可無
虞也已而果然錦將薦諸朝會仇鸞聞其名欲致之述
學識其必敗乃還里總督胡宗憲征倭招至幕中亦不

能薦以布衣終

張正常字仲紀漢張道陵四十二世孫也世居貴溪龍虎山元時賜號天師太祖克南昌正常遣使上謁已而兩入朝洪武元年入賀卽位太祖曰天有師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設寮佐曰贊教曰掌書定爲制長子字初嗣建文時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卽位復之字初嘗受道法於長春真人劉淵然後與淵然不協相詆訐永樂八年卒弟字清嗣宣德初淵然進號大真人字清入朝懇禮部尚書胡濙爲之請亦加號崇謙守靜再傳至曾孫元吉年幼敕其祖母護持而贈其

父留綱爲真人封母高氏爲元君景泰五年入朝乞給道童四百二十人度牒湊復爲請許之尋欲得大真人號湊爲請又許之天順七年再乞給道童三百五十人度牒禮部尚書姚夔持不可詔許度百五十人憲宗立元吉復乞加母封改太元君爲太夫人以吏部言不許乃止初元吉已賜號沖虛守素昭祖崇法安恬樂靜元同大真人母慈惠靜淑太元君至是加元吉號體元悟法淵默靜虛闡道弘法妙應大真人母慈和端惠貞淑太真君然元吉素兇頑至僭用乘輿器服擅易制書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

家三人者事聞憲宗怒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論死於是刑部尚書陸瑜等請停襲去真人號不許命仍舊制擇其族人授之有妄稱天師印行符籙者罪不貸時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繫二年竟以夤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軍尋釋爲庶人族人元慶嗣弘治中卒子彥頤嗣嘉靖二年進號大真人彥頤知天子好神仙遣其徒十餘人乘傳詣雲南四川採取遺經古器進上方且以蟒衣玉帶遺鎮守中貴爲雲南巡撫歐陽重所劾不問十六年禱雪內庭有驗賜金冠玉帶蟒衣銀幣易金印敕稱卿不名彥頤入朝所經郵傳供應或後期常山知

縣吳襄等至下按臣治傳子永緒嘉靖末卒無子吏部
主事郭諫臣乘穆宗初政上章請奪其世封下江西守
臣議巡撫任士憑等力言宜革乃去真人號改授上清
觀提點秩五品給銅印以其宗人國祥爲之萬曆五年
馮保用事復國祥故封仍予金印國祥傳至應京崇禎
十四年帝以天下多故召應京有所祈禱旣至命賜宴
禮臣言天順中制真人不與宴但賜筵席今應京奉有
優旨請倣宴法王佛子例宴於靈濟宮以內官主席從
之明年三月應京請加三官神封號中外一體尊奉禮
官力駁其謬事得寢張氏自正常以來無他神異專恃

符籙祈雨驅鬼間有小驗顧代相傳襲閱世旣久卒莫
廢去云劉淵然者贛縣人幼爲祥符宮道士頗能呼召
風雷洪武二十六年太祖聞其名召至賜號高道館朝
天宮永樂中從至北京仁宗立賜號長春真人給二品
印誥與正一真人等宣德初進大真人七年乞歸朝天
宮御製山水圖歌賜之卒年八十二閱七日入殮端坐
如生淵然有道術爲人清靜自守故爲累朝所禮其徒
有邵以正者雲南人早得法於淵然淵然請老薦之召
爲道籙司左元義正統中遷左正一領京師道教事景
泰時賜號悟元養素凝神沖默闡微振法通妙真人天

順三年將行慶成宴故事真人列二品班末至是帝曰
殿上宴文武官真人安得與其送筵席與之遂爲制又
有沈道寧者亦有道術仁宗初命爲混元純一沖虛湛
寂清靜無爲承宣布澤助國佐民廣大至道高士階正
三品賜以法服時有浮屠智光者亦賜號圓融妙慧淨
覺弘濟輔國光範衍教灌頂廣善大國師賜以金印智
光武定人洪武時奉命兩使烏斯藏諸國永樂時又使
烏斯藏迎尚師哈立麻遂通番國諸經多所譯解歷事
六朝寵錫冠羣僧與淵然輩淡泊自甘不失戒行迨成
化正德嘉靖朝邪妄雜進恩寵濫加所由與先朝異矣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終

明史卷三百

列傳第一百八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少保兼李太保和殿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外戚

明太祖立國家法嚴史臣稱后妃居宮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循理謹度無敢恃寵以病民漢唐以來所不及而高文二后賢明抑遠外氏太祖訪得高后親族將授以官后謝曰國家爵祿宜與賢士大夫共之不當私妾家且援前世外戚驕佚致禍爲辭帝善后言賜金帛而已定國之封文皇后謂非已志臨終猶勸帝毋驕畜外

明史卷三
家詒謀旣遠宗社奠安而椒房貴戚亦藉以保福慶逮
子孫所全不已多乎惟英宗時會昌侯孫繼宗以奪門
功參議國是自茲以下其賢者類多謹身奉法謙謙有
儒者風而一二怙恩負乘之徒所好不過田宅狗馬音
樂所狎不過俳優伎妾非有軍國之權賓客朋黨之勢
而在廷諸臣好爲危言激論汰如壽寧兄弟庸駑如鄭
國泰已逐影尋聲抨擊不遺餘力故有明一代外戚最
爲孱弱然而惠安新樂舉宗殉國嗚呼卓矣成祖后家
詳中山王傳餘採其行事可紀者作外戚傳

陳公

馬公

呂本

馬全

張

騏

子

景昇等

胡榮

孫

忠

子繼宗

吳安

錢貴

汪泉

杭昱

周能

子

壽或

王鎮

子

源等

萬貴

邵喜

張巒

夏儒

陳萬言

方銳

陳景行

李偉

王偉

鄭成憲

王昇

劉文炳

弟文耀等

張國紀

周奎

陳公逸其名淳皇后父也洪武二年追封揚王媼爲王夫人立祠太廟東明年有言王墓在盱眙者中都守臣按之信帝乃命中書省卽墓次立廟設祠祭署奉祀一人守墓戶二百一十家世世復帝自製揚王行實諭翰林學士宋濂文其碑畧曰王姓陳氏世維揚人不知其諱當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世傑扈從祥興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幸

脫死達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
已而絕糧同行者聞山有死馬將共烹食之王疲極晝
睡夢一白衣人來曰汝慎勿食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
也王未之深信俄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
聲有衣紫衣者以杖觸王勝曰舟至矣王驚寤身已在
舟上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令來
附者輒擲棄水中統領憐王藏之艤板下日取乾餼從
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復與王約以足撼板王卽張口從
板隙受漿居數日事洩徬徨不自安颺風吹舟盤旋如
轉輪久不能進元將大恐統領知王善巫術遂白而出

之王仰天叩齒若指麾鬼神狀風濤頓息元將喜因飲
食之至通州送之登岸王歸維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
眙津里鎮以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季氏次卽皇
太后晚以季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薨遂葬焉今墓是
已臣濂聞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明
爲尤難今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挾以升舟非精
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佑至於斯也舉此推之則
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啓
億萬年無疆之基於乎盛哉臣濂旣序其事復再拜稽
首而獻銘曰皇帝建國克展孝思疏封母族自親而推

錫爵維揚地邇帝畿立廟崇祀元冕袞衣痛念宅兆卜
之何墟閭師來告今在盱眙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卽詔
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蕘豎跳踉以嬉惟我揚王昔隸戎
麾獰風蕩海糧絕阻饑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挾以登舟
神力所持易死爲生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
毓聖女茂衍皇支蘿圖肇開鴻祚峩巍日照月臨風行
霆馳自流徂源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
原扶植政基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
於昭萬年視此銘詩

馬公逸其名高皇后父也宿州人元末殺人亡命定遠

與郭子興善以季女屬子興後歸太祖卽高皇后也公及妻鄭媼皆前卒洪武二年追封徐王媼爲王夫人建祠太廟東皇后親奉安神主祝文稱孝女皇后馬氏謹奉皇帝命致祭四年命禮部尚書陶凱卽宿州瑩次立廟帝自爲文以祭文曰朕惟古者創業之君必得賢后以爲內助共定大業及天下已安必追崇外家以報其德惟外舅外姑實生賢女正位中宮朕旣追封外舅爲徐王外姑爲王夫人以王無繼嗣立廟京師歲時致祭然稽之古典於禮未安又念人生其土魂魄必遊故鄉故卽瑩所立廟俾有司春秋奉祀茲擇吉辰遣禮官奉

安神主於新廟靈其昭格尚鑒在茲二十五年設祠祭署奉祀祀丞各一人王無後以外親武忠武聚爲之置灑掃戶九十三家永樂七年北巡親謁祠下守塚武戡爲建陽衛鎮撫犯法責而宥之十五年帝復親祭以戡爲徐州衛指揮僉事

呂本壽州人懿文太子次妃父也仕元爲元帥府都事後歸太祖授中書省令史洪武五年歷官吏部尚書六年改太常司卿明年四月御史臺言本奉職不謹郊壇牲角非繭栗功臣廟壞不修詔免官罰役功臣廟已釋爲北平按察司僉事帝召本及同時被命楊基答祿與

權諭之曰風憲之設在肅紀綱清吏治非專理刑名爾等往修厥職務明大體毋倣俗吏拘繩墨善雖小爲之不已將成全德過雖小積之不已將爲大愆不見干雲之臺由寸土之積燎原之火由一燭之微可不慎哉本等頓首受命尋復累遷太常司卿逾二年卒無子賜葬鍾山之陰

馬全洪武中爲光祿少卿其女乃惠帝后也燕兵陷都城全不知所終

張騏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女爲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世子爲太子進京衛指揮使尋卒仁宗卽位追封

彭城伯謚恭靖後進侯二子景昇竝昭皇后兄也景從
成祖起兵取大寧戰鄭村壩俱有功授義勇中衛指揮
同知已援薊州敗遼東軍還佐世子守北平永樂初累
官錦衣衛指揮使景嘗有過成祖戒之曰戚畹最當守
法否則罪倍常人汝今富貴能不忘貧賤驕逸何自生
若奢侈放縱陵虐下人必不爾恕愼之景頓首謝仁宗
立擢中軍都督府左都督俄封彭城伯子孫世襲洪熙
改元命掌五軍右哨軍馬英宗嗣位年幼太皇太后召
景兄弟誠諭之凡朝政弗令預景兄弟素恭謹因訓飭
益自斂正統三年卒長子輔病廢子瑾嗣以伯爵封輔

命未下而輔卒初杲私蓄奄人瑾匿不舉事發下獄已獲釋瑾從弟玘天順中官錦衣衛副千戶飲千戶呂宏家醉抽刀刺宏死法當斬有司援議親末減詔不從迄如律成化十六年瑾卒子信嗣其後裔嗣封見世表昇字叔暉成祖起兵以舍人守北平有功授千戶歷官府軍衛指揮僉事永樂十二年從北征仁宗卽位拜後府都督同知宣德初進左都督掌左府事四年二月敕諭昇曰卿舅氏至親日理劇務或以吏欺謾連不問則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府事朝朔望官祿如舊稱朕優禮保全之意九年北征命掌都督府事留守京師英宗立太

皇太后令勿預政大學士楊士奇稱昇賢宜加委任終不許正統五年兄景已前卒太后念外氏惟昇一人封惠安伯子世襲明年卒子軾早亡孫琮嗣琮卒弟瑛嗣瑛卒無子庶兄瓚嗣瓚卒子偉嗣弘治十二年充陝西總兵官鎮守固原明年五月孝宗御平臺出兵部推舉京營大將疏歷詢大學士劉健等僉稱偉才命提督神機營御書敕以賜正德元年令參英國公張懋保國公朱暉提督團營三年加太子太保六年二月充總兵官偕都御史馬中錫督京兵討流賊劉六等朝議以偉擁兵自衛責其玩寇殃民召還御史吳堂復劾其罪兵部

請逮偉及中錫下獄論死遇赦獲釋停祿閒住十年請給祿詔給其半十五年復督神機營嘉靖初兼提督團營二年敘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十四年卒贈太傅諡康靖子鑾嗣二十年言官劾貶戚權豪家置店房科私稅諸罪鑾亦預輸贖還爵二十七年掌後府事居三年卒子元善嗣隆慶四年僉書後府事萬曆三十七年卒子慶臻嗣四十八年掌左府事崇禎元年七月命提督京營慶臻私請內閣於敕內增入兼管捕營捕營提督鄭其心訐慶臻侵職帝怒詰改敕故大學士劉鴻訓至遣戍慶臻以世臣停祿三年後復起掌都督府十七

年賊陷都城慶臻召親黨盡散貲財闔家自燔死南渡時贈太師惠安侯諡忠武合祀旌忠祠初世宗嘉靖八年革外戚世爵惟彭城惠安獲存慶臻卒殉國難

胡榮濟寧人洪武中長女入宮爲女官授錦衣衛百戶永樂十五年將冊其第三女爲皇太孫妃擢光祿寺卿子安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專侍太孫不泄事後太孫踐阼妃爲皇后安亦屢進官宣德三年后廢胡氏遂不振

孫忠字主敬鄒平人初名愚宣宗改曰忠初以永城主簿督夫營天壽山陵有勞遷鴻臚寺序班選其女入皇

太孫宮宣宗卽位冊貴妃授忠中軍都督僉事三年皇后胡氏廢貴妃爲皇后封忠會昌伯嘗謁告歸里御製詩賜之命中官輔行比還帝后臨幸慰勞妻董夫人數召入宮賜賚弗絕正統中皇后爲皇太后忠生日太后使使賜其家時王振專權祭酒李時勉荷校國學門忠附奏曰臣荷恩厚願赦李祭酒使爲臣客坐無祭酒臣不歡太后立言之帝時勉獲釋忠家奴貸子錢於濱州民規利數倍有司望風奉行民不堪訴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執家奴戍邊忠不問景泰三年卒年八十五贈會昌侯謚康靖英宗復辟加贈太傅安國公改謚恭憲

成化十五年再贈太師左柱國子五人繼宗顯宗紹宗
續宗純宗純宗官錦衣衛指揮僉事早卒繼宗字光輔
章皇后兄也宣德初授府軍前衛指揮使改錦衣衛景
泰初進都指揮僉事尋襲父爵天順改元以奪門功進
侯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世襲侯爵諸弟官都指揮僉事者
俱改錦衣衛復自言臣與弟顯宗率子壻家奴四十三
人預奪門功乞加恩命由是顯宗進都指揮同知子璉
授錦衣衛指揮使壻指揮使武忠進都指揮僉事蒼頭
輩授官者十七人五月命督五軍營戎務兼掌後軍都

督府事左右又有爲紹宗求官者帝召李賢謂曰孫氏一門長封侯次皆顯秩子孫二十餘人悉得官足矣今又請以爲慰太后心不知初官其子弟時請於太后數請始允且不憚者累日曰何功於國濫授此秩物盛必衰一旦有罪吾不能庇矣太后意固如此賢稽首頌太后盛德因從容言祖宗以來外戚不典軍政帝曰初內侍言京營軍非皇舅無可屬太后實悔至今賢曰侯幸淳謹但後此不得爲故事耳帝曰然已錦衣逢杲奏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及繼宗紹宗竝侵官地立私莊命各首實懋等具服乃宥之典莊者悉逮問還其地於

官石亨之獲罪也繼宗爲顯宗武忠及子孫家人軍伴
辭職帝止革家人軍伴之授職者七人餘不問五年曹
欽平進太保尋以疾奏解兵柄辭太保不允憲宗嗣位
命繼宗提督十二團營兼督五軍營知經筵事監修英
宗實錄朝有大議必繼宗爲首再覈奪門功惟繼宗侯
如故乞休優詔不許三年八月實錄成加太傅十年兵
科給事中章鑑疏言繼宗久司兵柄尸位固寵亟宜罷
退以全終始於是繼宗上疏懇辭帝優詔許解營務仍
蒞後府事知經筵預議大政復辭帝不許免其奏事承
旨自景泰前戚臣無典兵者帝見石亨張軹輩以營軍

奪門故使外戚親臣參之非故事也又五年卒年八十五贈鄴國公諡榮襄再傳至曾孫杲詳世表中

吳安丹徒人父彥名有女入侍宣宗於東宮生景帝宣德三年冊爲賢妃彥名已卒授安錦衣衛百戶景帝嗣位尊妃爲皇太后安進本衛指揮使屢遷前府左都督弟信亦屢擢都督僉事景泰七年封安安平伯信早亡官其弟敬爲南京前軍左都督英宗復辟太后復稱賢妃降安爲府軍前衛指揮僉事敬及其羣從南京錦衣衛指揮僉事智府軍前衛指揮同知喜山指揮僉事林廣錦衣衛千戶誠俱革職原籍閒住尋命安爲錦衣衛

指揮使子孫世襲

錢貴海州人英宗睿皇后父也祖整從成祖起兵爲燕山護衛副千戶父通嗣職官至金吾右衛指揮使貴嗣祖職數從成祖宣宗北征屢遷都指揮僉事正統七年后將正位中宮擢貴中府都督同知英宗數欲封之后輒遜謝故后家獨不獲封貴卒長子欽爲錦衣衛指揮使與弟鍾俱歿於土木欽無子以鍾遺腹子雄爲後年幼以父錦衣故秩子優給天順改元累擢都督同知成化時后崩憲宗優生母外家周氏而薄錢氏故后家又不獲封雄卒子承宗亦屢官錦衣衛都指揮使弘治二

年承宗祖母王氏援憲宗外家王氏例請封乃封承宗
安昌伯世襲先是勛臣莊田租稅皆有司代收至是王
氏乞自收始命願自收者聽而禁管莊者橫肆嘉靖四
年承宗卒諡榮僖子維圻嗣尋卒承宗母請以庶長子
維垣嗣詔授錦衣衛指揮使已又請嗣伯爵世宗以外
戚世封非祖制下廷臣議八年十月上議曰祖宗之制
非軍功不封洪熙時都督張景封彭城伯弟昇亦封惠
安伯外戚之封自此始循習至今今有一門數貴者歲糜
厚祿踰分非法臣等謹議魏定二公雖係戚里實佐命
元勛彭城惠安二伯卽以恩澤封而軍功參半其餘外

戚恩封母得請襲有出特恩一時寵錫者量授指揮千百戶之職終其身制曰可命魏定彭城惠安襲封如故餘止終本身著爲令維垣遂不得襲以錦衣終

汪泉世爲金吾左衛指揮使家京師正統十年其子瑛有女將冊爲郕王妃授瑛爲中城兵馬司指揮食祿不視事妃正位中宮進泉都指揮同知府軍衛帶俸瑛錦衣衛指揮使尋並擢左都督瑛弟亦授錦衣千戶有差英宗復位泉仍居金吾舊職瑛錦衣舊職其四弟皆奪官還故里尋命瑛錦衣指揮僉事子孫世襲

杭昱女爲景帝妃生子見濟景泰三年帝欲廢英宗子

而立己子乃廢皇后汪氏冊妃爲后昱累官錦衣衛指揮使兄聚授錦衣千戶聚尋卒賜賻及祭葬七年后崩官其弟敏錦衣百戶英宗復辟盡奪景帝所授外親官尤惡杭氏昱已前卒敏削職還里

周能字廷舉昌平人女爲英宗妃生憲宗是爲孝肅皇太后英宗復位授能錦衣衛千戶賜賚甚渥能卒長子壽嗣職憲宗踐阼擢左府都督同知成化三年封慶雲伯贈能慶雲侯壽以太后弟頗恣橫時方禁勛戚請乞莊田壽獨冒禁乞通州田六十二頃不得已與之嘗奉使道呂梁洪多挾商艘主事謝敬不可壽與鬩且劾之

敬坐落職十七年進侯子弟同日授錦衣官者七人能
追贈太傅寧國公諡榮靖孝宗立壽加太保時壽所賜
莊田甚多其在寶坻者已五百頃又欲得其餘七百餘
頃詭言以私財相易部劾其貪求無厭執不許孝宗竟
許之又與建昌侯張延齡爭田兩家奴相毆交章上聞
又數撓鹽法侵公家利有司厭苦之十六年加太傅弟
長寧伯彧亦加太保兄弟並爲侯伯位三公前此未有
也武宗立汰傳奉官壽子姪八人在汰中壽上章乞留
從之正德四年卒贈宣國公諡恭和子瑛嗣封殖過於
父嘉靖中於河西務設肆邀商貨虐市民虧國課爲巡

按御史所劾停祿三月而瑛怙惡如故又爲主事翁萬達所劾詔革其廕肆下家人於法司時已革外戚世爵瑛卒遂不得嗣或太后仲弟也成化時累官左府都督同知二十一年封長寧伯世襲弘治中外戚經營私利或與壽寧侯張鶴齡至聚衆相鬪都下震駭九年九月尚書屠浦偕九卿上言憲宗皇帝詔勛戚之家不得占據關津陂澤設肆開廕侵奪民利違者許所在官司執治以聞皇上踐極亦惟先帝之法是訓是遵而勛戚諸臣不能恪守先詔縱家人列肆通衢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觀永樂間榜例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

過十二人今勛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其間多市井
無賴冒名罔利利歸羣小怨叢一身非計之得邇者長
寧伯周或壽寧侯張鶴齡兩家以瑣事忿爭喧傳都邑
失戚里之觀瞻損朝廷之威重伏望綸音戒諭俾各修
舊好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
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
永樂間榜例裁定勲戚家人不得濫收科道亦以爲言
帝嘉納之十八年進太保或求爲侯吏部言封爵出自
朝廷無請乞者乃止武宗立悉擢或子塘等六人爲錦
衣官或尋卒傳子塘孫大經及曾孫世臣降授錦衣衛

指揮同知先是孝肅有弟吉祥兒時出游去爲僧家人莫知所在孝肅亦若忘之一夕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旦遣小黃門以夢中言物色得之報國寺伽藍殿中召入見后且喜且泣欲爵之不可厚賜遣還憲宗立爲建大慈仁寺賜莊田數百頃其後周氏衰落而慈仁寺莊田久猶存

王鎮字克安上元人憲宗純皇后父也成化初授金吾左衛指揮使未幾后將正位中宮拜中軍都督同知四年進右都督鎮爲人厚重清謹雖榮寵不改其素有長者稱十年六月卒弘治五年追封阜國公諡康穆子三

人源清濬源字宗本后弟也父卒授錦衣衛都指揮使
外戚例有賜田源家奴怙勢多侵靜海縣民業十六年
給事中王垣等言永樂宣德間許畿輔八郡民盡力墾
荒永免其稅所以培國本重王畿也外戚王源賜田初
止二十七頃乃令其家奴別立四至占奪民產至二千
二百餘頃及貧民赴告御史劉喬徇情曲奏致源無忌
憚家奴益橫今戶部郎中張禎叔等再按得實乞自原
額外悉還民并治喬罪帝不悅切責之後詔禁外戚侵
民產源悉歸所占於民人多其能改過十八年擢中軍
都督同知二十年封瑞安伯弘治六年進侯十六年加

太保武宗登極進太傅增祿至七百石嘉靖三年卒贈太師諡榮靖清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千戶累官中軍都督同知弘治十年封崇善伯武宗嗣位加太保嘉靖十三年卒濬成化十八年授錦衣衛百戶兄清每遷職輒以濬代歷官中軍左都督正德二年封安仁伯踰月卒贈侯濬兄弟三人並貴顯皆謙慎守禮在戚里中以賢稱源子橋濬子桓皆嗣伯嘉靖中并清子極皆以例降革

萬貴憲宗萬貴妃父也歷官錦衣衛指揮使貴頗謹飭每受賜輒憂形於色曰吾起掾史編尺伍蒙天子恩備

戚屬子姓皆得官福過災生未知所終矣時貴妃方擅寵貴子喜爲指揮使與弟通達等並驕橫貴每見諸子屑越賜物輒戒曰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笑以爲迂成化十年卒賻贈祭葬有加十四年進喜都指揮同知通指揮使達指揮僉事通少貧賤業賈旣驟貴益貪黷無厭造奇巧邀利中官韋興梁芳等復爲左右每進一物輒出內庫償輦金錢絡繹不絕通妻王出入宮掖大學士萬安附通爲同宗婢僕朝夕至王所謁起居妖人李孜省輩皆緣喜進朝野苦之通死帝眷萬氏不已遷喜都督同知達指揮同知通庶

子方二歲養子方四歲俱授官憲宗崩言官劾其罪狀
孝宗乃奪喜等官而盡追封誥及內帑賜物如貴言

邵喜昌化人世宗大母邵太后弟也世宗立封喜昌化
伯明年卒子蕙嗣嘉靖六年卒無子族人爭嗣初太后
入宮時父林早歿太后弟四人宗安宣喜宗宣無後及
蕙卒帝令蕙弟萱嗣蕙姪錦衣指揮輔千戶茂言萱非
嫡派不當襲蕙母爭之議久不決大學士張璁等言邵
氏子孫已絕今其爭者皆旁枝不宜嗣時帝必欲爲喜
立後乃以喜兄安之孫杰爲昌化伯明年明倫大典成
命武定侯郭勛頒賜戚畹弗及杰杰自請之帝詰勛

怒錄邵氏爭襲章奏許杰實他姓請覆勘帝不聽會給事中陸粲論大學士桂萼受杰賂使奴隸冒封爵帝怒下繫獄而盡革外戚封杰亦奪襲

張巒敬皇后父也弘治四年封壽寧伯立皇太子進爲侯卒贈昌國公子鶴齡嗣侯十六年其弟延齡亦由建昌伯進爵侯巒起諸生雖貴盛能敬禮士大夫鶴齡兄弟並驕肆縱家奴奪民田廬篡獄囚數犯法帝遣侍郎屠勲太監蕭敬按得實坐奴如律敬復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賜之金給事中吳世忠主事李夢陽皆以劾延齡幾得罪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

弟入侍酒半皇后皇太子及鶴齡母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得聞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正德中鶴齡進太傅世宗入繼鶴齡以定策功進封昌國公時敬皇后已改稱皇伯母昭聖皇太后矣帝以太后抑其母蔣太后故銜張氏嘉靖十二年延齡有罪下獄坐死并革鶴齡爵謫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太后爲請不得初正德時日者曹祖告其子鼎爲延齡奴與延齡謀不軌武宗下之獄將集羣臣廷鞫之祖仰藥死時頗以祖暴死疑延齡而獄無左證遂解指揮司聰者爲延齡行錢負其五百金索之急遂與

天文生董景子至謀許祖前所首事脅延齡賄延齡執聰幽殺之令聰子昇焚其屍而折所負券昇噤不敢言常憤詈至至慮事發乃撫聰前奏上之下刑部逮延齡及諸奴雜治延齡嘗買沒官第宅造園池僭侈踰制又以私憾殺婢及僧事并發覺刑部治延齡謀不軌無驗而違制殺人皆實遂論死繫獄四年獄囚劉東山發延齡手書訕上東山得免戍又陰搆奸人劉琦誣延齡盜宮禁內帑所告連數十百人明年奸人班期于雲鶴又告延齡兄弟挾左道祝詛辭及太后鶴齡自南京赴逮瘐死期雲鶴亦坐誣謫戍又明年東山以射父亡命爲

御史陳讓所捕獲復誣告延齡并搆讓及遂安伯陳鏐等數十人冀以悅上意而脫己罪奏入下錦衣衛窮治讓獄中上疏言東山扇結奸黨圖危宮禁陛下有帝堯既睦之德而東山敢爲陛下言漢武巫蠱之禍陛下有帝舜底豫之孝而東山敢導陛下以暴秦遷母之謀離間骨肉背逆不道義不可赦疏奏帝頗悟指揮王佐典其獄鈎得東山情奏之乃械死東山赦讓鏐等而延齡長繫如故太后崩之五年延齡斬西市

夏儒毅皇后父也正德二年以后父封慶陽伯爲人長厚父瑄疾三年不去左右既貴服食如布衣時見者不

知爲外戚也十年以壽終子臣嗣伯嘉靖八年罷襲
陳萬言肅皇后父也大名人起家諸生嘉靖元年授鴻
臚卿改都督同知賜第黃華坊明年詔復營第於西安
門外費帑金數十萬工部尚書趙璜以西安門近大內
治第毋過高帝怒逮營繕郎翟璘下獄言官余瓚等諫
不省尋封萬言泰和伯子紹祖授尚寶司丞又明年萬
言乞武清東安地各千頃爲莊田詔戶部勘閒地給之
給事中張漢卿言萬言拔跡儒素聯婚天室當躬自檢
飭爲戚里倡而僭冒陳乞違越法度去歲深冬沍雪急
起大第徒役疲勞怨咨載道方今災沴相繼江淮餓死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之人掘穴掩埋動以萬計萬言曾不動念益請莊田小
民一廛一畝終歲力作猶不足於食若又割而畀之貴
戚欲無流亡不可得也伏望割恩以義杜漸以法一切
裁抑令保延爵祿帝竟以八百頃給之巡撫劉麟御史
任洛復言不宜奪民地弗聽七年皇后崩萬言亦絀十
四年卒子不得嗣封

方銳世宗孝烈皇后父也應天人后初爲九嬪銳授錦
衣正千戶嘉靖十三年張后廢后由妃冊爲皇后遷銳
都指揮使扈蹕南巡道拜左都督旣封安平伯尋進封
侯卒子承裕嗣隆慶元年用主事郭諫臣言罷襲

陳景行穆宗繼后陳皇后父也先世建昌人高祖政以軍功世襲百戶調通州右衛遂家焉景行故將門獨嗜學弱冠試諸生高等穆宗居裕邸選其女爲妃授景行錦衣千戶隆慶元年封固安伯景行素恭敬每遇遣祀冊封諸典禮必齋戒將事家居誠諸子以退讓萬曆中卒太后帝及中宮潞王公主賻贈優厚人皆榮之子昌言嘉言善言名言皆官錦衣昌言先景行卒其子承恩引李文全例請襲祖封帝曰承恩孫文全子也不可比以都督同知授之

李偉字世奇灤縣人神宗生母李太后父也兒時嬉里

中有羽士過之驚語人曰此兒骨相當位極人臣嘉靖中偉夢空中五色彩輦旌幢鼓吹導之下寢所已而生太后避警攜家入京師居久之太后入裕邸生神宗隆慶改元立皇太子授偉都督同知神宗立封武清伯再進武清侯太后能約束其家偉嘗有過太后召入宮切責之不以父故亂祖宗法以是偉益小心畏慎有賢聲萬曆十一年卒贈安國公諡莊簡子文全嗣侯卒子銘誠嗣天啟末銘誠頌魏忠賢功德建祠名鴻勛莊烈帝定逆案銘誠幸獲免久之大學士薛國觀請勒勛戚助軍餉時銘誠已卒子國瑞當嗣爵其庶兄國臣與爭產

言父遺貲四十萬願輸以佐軍興帝初不允至是詔借
餉如國臣言國瑞不能應帝怒奪國瑞爵遂悸死有司
復繫其家人國瑞女字嘉定伯周奎孫奎請於莊烈后
后曰但迎女秋毫無所取可也諸戚畹人人自危會皇
五子疾亟李太后憑而言帝懼悉還李氏產復武清爵
而皇五子竟殤或云中人搆乳媼教皇五子言之也未
幾國觀遂以事誅

王偉神宗顯皇后父也萬曆五年授都督尋封永年伯
帝欲加恩偉子棟及其弟俊閣臣請俱授錦衣正千戶
帝曰正德時皇親夏助等俱授錦衣指揮使世襲今何

薄也大學士張居正等言正德時例世宗悉已釐革請授棟錦衣衛指揮僉事俊千戶如前議帝意未慊居正固奏乃止偉卒傳子棟及曾孫明輔襲伯如制

鄭成憲神宗鄭貴妃父也貴妃有寵鄭氏父子宗族並驕恣帝悉不問成憲累官至都督同知卒子國泰請襲帝命授都指揮使給事中張希臯言指揮使下都督一等不宜授任子妃家蒙恩如是何以優后家不報是時廷臣疑貴妃謀奪嫡羣以爲言國泰不自安上疏請立太子其從子承恩亦言儲位不宜久虛大學士沈一貫左右於帝弗聽詔奪國泰俸而斥承恩爲民然言者終

不息萬曆二十六年承恩復上疏劾給事中戴士衡知縣樊玉衡妄造憂危竝議離間骨肉污蠟皇貴妃帝怒憂危竝議者不知誰所作中言侍郎呂坤構通宮掖將與國泰等擁戴福王而士衡前嘗論坤與承恩相結玉衡方抗言貴妃沮立太子疏並留中故承恩指兩人帝怒士衡玉衡皆永成廷臣益忿鄭氏久之皇太子立四十三年男子張差持梃入東宮被禽言者皆言國泰謀刺皇太子主事王之竊鞠差差指貴妃宮監主事陸大受給事中何士晉遂直攻國泰帝以貴妃故不欲竟事詳之竊等傳國泰官左都督病死子養性襲職天啟初

光祿少卿高攀龍御史陳必謙追論其罪且言養性結白蓮賊將爲亂詔勒養性出京師隨便居住魏忠賢用事宥還

王昇熹宗生母孝和太后弟也父鉞天啟元年封昇新城伯尋以皇子生進侯卒子國興嗣崇禎十七年京師陷被殺

劉文炳字淇筠宛平人祖應元娶徐氏生女入宮卽莊烈帝生母孝純皇太后也應元早卒帝卽位封太后弟效祖新樂伯卽文炳父也崇禎八年卒文炳嗣是年文炳大母徐年七十賜寶鈔白金文綺帝謂內侍曰太夫

人年老猶聰明善飯使太后在不知若何稱壽也因愴然泣下九年進文炳爲新樂侯其祖父世贈爵如之十三年宮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帝不懌遣司禮監太監王裕民同武英殿中書至文炳第敕徐口授繪像以進左右咸驚曰肖帝大喜命卜日具鹵簿帝俯伏歸極門迎入安奉奉慈殿朝夕上食如生因追贈應元瀛國公封徐氏瀛國太夫人文炳晉少傅叔繼祖弟文耀文照俱晉爵有差文炳母杜氏賢每謂文炳等曰吾家無功德直以太后故受此大恩當盡忠報天子帝遣文炳視鳳陽祖陵密諭有大事上聞文炳歸奏史可法張國維

忠正有方畧宜久任必能滅賊後兩人果殉國難文炳
謹厚不妄交獨與宛平大學生申湛然布衣黃尼麓及
駙馬都尉鞏永固善時天下多故流賊勢益張文炳與
尼麓等講明忠義爲守禦計及李自成據三秦破榆林
將犯京師文炳知勢不支慷慨泣下謂永固曰國事至
此我與公受國恩當以死報十七年正月帝召文炳永
固等問國事二人請早建藩封遣永定二王之國帝是
之以內帑乏不果行三月初一日賊警益急命文武勛
戚分守京城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耀守永定門永固
守崇文門文炳以繼祖文耀皆守城故未有職事十六

日賊攻西直門勢益急尼麓踉蹌至謂文炳曰城將陷君宜自爲計文炳母杜氏聞之卽命侍婢簡笥繚於樓上作七八縵命家僮積薪樓下隨遣老僕鄭平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瀛國太夫人年篤老不可俱燼因與文炳計匿之申湛然家十八日帝遣內使密召文炳永固文炳歸白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拊文炳背曰太夫人旣得所我與若妻妹死耳復何憾文炳偕永固謁帝時外城已陷帝曰二卿所糾家丁能巷戰否文炳以衆寡不敵對帝愕然永固奏曰臣等已積薪第中當闔門焚死以報皇上帝曰朕志決

矣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兩人皆涕泣誓效死出
馳至崇文門須臾賊大至永固射賊文炳助之殺數十
人各馳歸第十九日文照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
矣文照盥脫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照及二女從之
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各
縊死文照入纒墮拊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
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家人共焚樓文炳歸火烈不得入
入後園適湛然尼麓至曰鞏都尉已焚府第自刎矣文
炳曰諾將投井忽止曰戎服也不可見皇帝湛然脫己
幘冠之遂投井死繼祖歸亦投井死繼祖妻左氏見大

宅火亟登樓自焚妾董氏李氏亦焚死初文耀見外城
破突出至渾河聞內城破復入見第焚大哭曰文耀未
死以君與母在今至此何生爲遂覓文炳死所大書版
井旁曰左都督劉文耀同兄文炳畢命報國處亦投井
死闔門死者四十二人是時惠安伯張慶臻集妻子同
焚死新城侯王國典亦焚死宣城伯衛時春懷鐵券闔
門赴井死與永固射賊楊光陞者駙馬都尉子也被甲
馳突左右射與永固相失矢盡投觀象臺下井中死而
湛然以匿瀛國爲賊所拷掠終不言體糜爛以死福王
時謚文炳忠壯文耀忠果

張國紀祥符人熹宗張皇后父也天啟初封太康伯魏忠賢與客氏忌皇后因謀陷國紀使其黨劉志選梁夢環先後劾國紀謀占宮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忠賢將從中究其事以撼后大學士李國楷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勸父構母者國紀始放歸故郡忠賢猶欲掎之莊烈帝立乃得免崇禎末以輸餉進爵爲侯旋死於賊周奎蘇州人莊烈帝周皇后父也崇禎三年封嘉定伯賜第於蘇州之葑門帝嘗諭奎及田貴妃父弘遇袁貴妃父祐宜恪遵法度爲諸戚臣先祐頗謹慎惟弘遇驕縱奎居外戚中碌碌而已李自成逼京師帝遣內侍徐

高密諭奎倡勛戚輸餉奎堅謝無有高憤泣曰后父如此國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且乞皇后爲助及自成陷京師掠其家得金數萬計人以是笑奎之愚云

明史卷三百終

明史卷三百一

列傳第一百八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經筵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列女

婦人之行不出於閨門故詩載關雎葛覃桃夭芣苢皆處常履順貞靜和平而內行之修王化之行具可考見其變者行露栢舟一二見而已劉向傳列女取行事可爲鑒戒不存一操范氏宗之亦采才行高秀者非獨貴節烈也魏隋而降史家乃多取患難顛沛殺身殉義之事蓋輓近之情忽庸行而尚奇激國制所褒志乘所錄

與夫里巷所稱道流俗所震駭胥以至奇至苦爲難能而文人墨客往往借倣儻非常之行以發其偉麗激越跌宕可喜之思故其傳尤遠而其事尤著然至性所存倫常所係正氣之不至於淪斲而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載筆者宜莫之敢忽也明興著爲規條巡方督學歲上其事大者賜祠祀次亦樹坊表烏頭綽楔照耀井閭乃至僻壤下戶之女亦能以貞白自砥其著於實錄及郡邑志者不下萬餘人雖間有以文藝顯要之節烈爲多嗚呼何其盛也豈非聲教所被廉恥之分明故名節重而蹈義勇歟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類從具著

於篇視前史殆將倍之然而姓名湮滅者尚不可勝計
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勸云

月娥

劉孝婦 甄氏

諸娥

丁氏 石氏

楊氏 張氏等

貞女韓氏 黃善聰

姚孝女 蔡孝女
招遠孝女

盧佳娘 施氏

吳氏 畢氏

石孝女

湯慧信

義婢妙聰

徐孝女

高氏

孫義婦

梁氏

馬氏

義姑萬氏 陳氏

郭氏 幼溪女

程氏

王妙鳳 唐貴梅
張氏

楊泰奴 張氏

陳氏 秀水張氏
歐陽金貞

莊氏 唐氏

王氏 易氏

鍾氏四節婦

宣氏 孫氏

徐氏

義妾張氏

龔烈婦 江氏

范氏二女 丁美音

成氏 興安二女子

章銀兒 茅氏

招囊猛

凌氏 杜氏

義婦楊氏

史氏

林端娘

汪烈婦

竇妙善

石門丐婦

賈氏

胡氏

陳宗球妻史氏

葉氏

胡貴貞

孫氏

江氏

嚴氏

月娥西域人元武昌尹職馬祿丁女也少聰慧聽諸兄
誦說經史輒通大義長適蕪湖葛通甫事上撫下一秉
禮法長姒盧率諸婦女悉受其教太祖渡江之六年僞
漢兵自上游而下盧曰太平有城郭且嚴兵守可恃使

月娥挾諸婦女往避之未幾寇至城陷月娥歎曰吾生詩禮家可失節於賊邪抱幼女赴水死諸婦女相從投水者九人方盛暑屍七日不浮顏色如生鄉人爲巨穴合葬之故居之南題曰十女墓娥弟丁鶴年幼通經史皆娥口授也後通甫與盧皆死於寇

劉孝婦新樂韓太初妻太初元時爲知印洪武初例徙和州挈家行劉事姑謹姑道病刺血和藥以進抵和州夫卒劉種蔬給姑食越二年姑患風疾不能起晝夜奉湯藥驅蚊蠅不離側姑體腐蛆生席間爲齧蛆蛆不復生及姑疾篤刲肉食之少甦踰月而卒殯之舍側欲還

葬舅塚力不能舉喪哀號五載太祖聞之遣中使賜衣一襲鈔二十錠命有司還其喪旌門閭復徭役同時甄氏樂城李大妻事姑孝姑壽九十一卒甄廬墓三年旦暮悲號亦被旌

孝女諸娥山陰人父士吉洪武初爲糧長有點而逋賦者誣士吉於官論死二子炳煥亦罹罪娥方八歲晝夜號哭與舅陶山長走京師訴冤時有令冤者非臥釘板勿與勘問娥輾轉其上幾斃事乃聞勘之僅成一兄而止娥重傷卒里人哀之肖像配曹娥廟

唐方妻浙新昌丁氏女名錦孥洪武中方爲山東僉事

坐法死妻子當沒爲官婢有司按籍取之監護者見丁色美借梳掠髮丁以梳擲地其人取掠之持還丁丁罵不受謂家人曰此輩無禮必辱我非死無以全節肩輿過陰澤崖峭水深躍出赴水衣厚不能沈從容以手斂裙隨流而沒年二十八時稱其處爲夫人潭鄭熾妻石氏熾浦江鄭泳孫也洪武初李文忠薦諸朝屢遷藏庫提點坐法死石當遣配泣曰我義門婦也可辱身以辱門乎不食死

楊氏慈谿人字同邑鄭子璠洪武中子璠父仲徽戍雲南明制子成丁者隨遣子璠亦在戍中楊年甫十六聞

子琰母老弟幼請於父母適鄭養姑以待子琰之返子
琰竟卒戍所楊與姑撫諸叔成立以夫從子孔武爲嗣
苦節五十餘年其後鄭煥妻張氏嫁未旬日泰然妻嚴
氏生子一蘭方孩抱棊妻王氏事夫癰病狂不省人事
服勤八年弗怠三人皆楊氏夫族先後早寡皆以節聞
萬曆中知府鄒希賢題曰鄭氏節門以比浦江鄭氏義
門云

貞女韓氏保寧人元末明玉珍據蜀貞女慮見掠僞爲
男子服混迹民間旣而被驅入伍轉戰七年人莫知其
處女也後從玉珍破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始改

裝而行同時從軍者莫不驚異洪武四年嫁爲尹氏婦
成都人以韓貞女稱其後有黃善聰者南京人年十三
失母父販香廬鳳間令善聰爲男子裝從遊數年父死
善聰習其業變姓名曰張勝有李英者亦販香與爲伴
侶者踰年不知其爲女也後偕返南京省其姊姊初不
之識詰知其故怒詈曰男女亂羣辱我甚矣拒不納善
聰以死自誓乃呼鄰嫗察之果處子也相持痛哭立爲
改裝明日英來知爲女怏怏如失歸告母求婚善聰不
從曰若歸英如瓜李何鄰里交勸執益堅有司聞之助
以聘判爲夫婦

姚孝女餘姚人適吳氏母出汲虎銜之去女追掣虎尾
虎欲前女掣益力尾遂脫虎負痛躍去負母還藥之獲
愈奉其母二十年後成化間武康有蔡孝女隨母入山
採藥虎攫其母女折樹枝格鬪三百餘步虎舍其母傷
女血歎丈許竹葉爲赤女亦獲全後招遠有孝女不知
其姓父採石南山爲蟒所吞女哭之願見父屍同死俄
頃大雷電擊蟒墮女前腹裂見父屍女負土掩埋觸石
而死

盧佳娘福清李廣妻婚甫十月廣暴卒盧慟絕復甦見
廣口鼻出惡血悉飮食之旣殮哭輒僵仆積五六日家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一百一十五
人防懈潛入寢室自經後其縣有游政妻倪氏殉夫亦然又有施氏滁州彭禾妻正德元年禾得疾不起握手訣曰疾憊甚知必死汝無子擇壻而嫁毋守死徒自苦也施泣曰君尙不知妾乎願先君死禾固止之因取禾所嘔血盡吞之以見志及禾歿卽自經

吳氏潞州廩生盧清妻舅姑歿於臨洛寄瘞旅次清授徒自給後失廩充椽於汴憤恥發狂死吳聞訃痛絕哭曰吾舅姑委骨於北良人死忍令終不返乎乃寄幼孤於姊兄鬻次女爲資獨抵臨洛覓舅姑瘞處不得號泣中野忽一丈夫至則清所授徒也爲指示收二骸以歸

復冒暑之汴負夫骨還三喪畢舉忍餓無他志學正劉
崧言於知州馬暉贖其女厚恤之年七十五乃卒後有
畢氏河閒鄧節妻年饑攜家景州就食舅姑相繼亡節
亦尋歿俱藁葬景州氏年三十三無子女獨歸里中忍
饑凍晝夜紡織積數年市地城北八里莊獨之景州負
舅姑及夫骨還葬

石孝女新昌人襁褓時父潛坐事籍沒繫京獄母吳以
漏籍獲免依兄弟爲生一日父脫歸匿吳家吳兄弟懼
連坐殺置大窖中母不敢言及女長問母曰我無父族
何也母告之故女大悲憤永樂初年十六舅氏主婚配

目見卷三十一
族子女白母曰殺我父者吳也柰何爲父讐婦母曰事
非我主柰何女領而不答嫁之日方禮賓女自經室中
母仰天哭曰吾女之死不欲爲讐人婦也號慟數日亦
死有司聞之治殺潛者罪

湯慧信上海人通孝經列女傳嫁華亭鄧林林卒婦年
二十五一女七歲鄧族利其居迫使歸家婦曰我鄧家
婦何歸乎族知不可奪貿其居於巨室婦泣曰我收夫
骨於茲土與同存亡柰何棄之欲自盡巨室義而去之
婦尋自計曰族利我財耳乃出家資盡畀族人躬績絀
以給歲大水居荒野沮洳中其女適人者操舟來迎不

許請暫憩舟中亦不許曰我守此六十年因巨浸以從
汝父所甘心焉復何往母女方相牽未捨水至湯竟溺
死

義婢妙聰保安右衛指揮張孟喆家婢也永樂中調兵
操宣府孟喆在行北寇入掠妻李謂夫妹曰我命婦與
若皆宦門女義不可辱相挈投井中妙聰亦隨入見二
人俱未死以李有娠恐水冷有所害遂負之於背賊退
孟喆弟仲喆求三人井中以索引嫂妹出而婢則死矣
徐孝女嘉善徐遠女也年六歲母患臙瘡女問母何以
得愈母謾曰兒吮之廼愈女遂請吮母難之女悲啼不

已母不得已聽之吮數日果愈

高氏女武邑人適諸生陳和和早卒高獨持門戶奉翁姑甚孝及宣德時翁姑並歿氏以禮殯葬時年五十矣泣謂子剛曰我父洪武間舉家客河南虞城父死旅葬城北母以棗木小車輶識之比還家母亦死弟懦不能自振吾三十年不敢言者以汝王母在堂當朝夕侍養也今大事已畢欲舁吾父遺骸歸合葬剛唯唯隨母至虞城抵葬所塚纍纍不能辨氏以髮繫馬鞍逆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塚鞍重不能前卽開其塚所識車輶宛然遠近觀者咸驚異助之歸啟母窆同葬

孫義婦慈谿人歸定海黃誼昭生子湑未幾夫卒孫育之成立求兄女爲配甫三年生二子湑亦卒時田賦皆令民自輸孫姑婦相率攜幼子輸賦南京訴尙書蹇義言縣苦潮患十年九荒乞築海塘障之義見其孤苦詰曰何爲不嫁對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義嗟歎久之次日卽爲奏請遣官偕有司相度成之起自龍山迄於觀海永免潮患慈谿人廟祀之塘上

梁氏大城尹之路妻嫁歲餘夫乏食出遊山海關賣熟食爲生又娶馬氏生子二十餘年不通問氏事翁姑艱苦無怨言夫客死氏徒步行乞迎夫喪往返二千里迄

扶柩攜後妻二子以歸里人歎異

余佈妻馬氏吳縣人歸五年夫死無子家酷貧姑欲奪其志有田二畝半得粟不以與婦馬不爲動姑潛納他人聘一夕鼓吹臨門趣治妝馬入臥室自經死几上食器糠粃尙存

義姑萬氏名義顓字祖心鄞人寧波衛指揮僉事鍾女也幼貞靜善讀書兩兄文武皆襲世職戰死旁無期功之親繼母曹氏兩嫂陳氏吳氏皆盛年孀居吳遺腹僅六月姑旦暮拜天哭告曰萬氏絕矣願天賜一男續忠臣後我矢不嫁共撫之已果生男名之曰全姑喜曰萬

氏有後矣乃與諸嫠共守名閥來聘皆謝絕之訓全讀書迄底成立全嗣職傳子禧孫椿皆奉姑訓惟謹姑年七十餘卒姑之祖斌及父兄並死王事母及二嫂守貞數十年姑更以義著鄉人重之稱爲四忠三節一義之門後有陳義姑者沙縣陳穗女年十八父母相繼卒遺二男長七歲次五歲親族利其有日眈眈於旁姑矢志撫弟居常置帚數十族兄弟暮夜叩門姑燃帚照之亟啟戶具酒食款叩者告曰吾輩夜行滅火就求燭耳自此窺伺者絕意及二弟畢婚年四十五乃嫁終無子二弟迎歸母事之

郭氏大田人鄧茂七之亂鄉人結寨東巖寨破郭祿幼
兒走且有身爲賊所驅郭奮罵投百尺巖下與兒俱碎
亂石閒胎及腸胃迸出狼籍巖下賊據高瞰之皆歎曰
眞烈婦也瘞之去同時有幼溪女失其姓名茂七破沙
縣匿草閒爲二賊所獲遇溪橋貞女曰扶我過當從一
人而終二賊爭趨挽至橋半女視溪流湍急拽二賊投
水中俱溺死

程氏揚州胡尙綱妻尙綱嬰危疾婦刲腕肉噉之不能
咽而卒婦號慟不食二日懷孕四月矣或曰得男可延
夫嗣徒死何爲答曰吾亦知之尙生女徒苟活數月耳

因復食彌月果生男明年殤卽前語翁姑曰媳不能常侍奉有娣姒在無悲也復絕食越二日其姑撫之曰爾父母家二百里內若不俟面訣乎婦曰可急迎之日飲米瀋一匙以待逾十有二日父母遣幼弟至婦曰是可白吾志自是滴水不入口徐簡匱中簪珥令辦後事以其餘散家人并鄰嫗嘗通問者復自卜曰十八九日皆良吾當逝向曾刲肉救夫夫不可救以灰和之置牀頭附吾左腕以示全歸遂卒

王妙鳳吳縣人適吳奎姑有淫行正統中奎商於外姑與所私飲并欲污之命妙鳳取酒挈瓶不進頻促之不

得已而入姑所私戲紵其臂妙鳳憤拔刀斫臂不殊再斫乃絕父母欲訟之官妙鳳曰死則死耳豈有婦訟姑理邪逾旬卒唐貴梅者貴池人適同里朱姓姑與富商私見貴梅悅之以金帛賄其姑誨婦淫者百端勿聽加箠楚勿聽繼以炮烙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某受商賂拷之幾死者數矣商冀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勸婦首實婦曰若爾妾之名幸全如播姑之惡何夜易服自經後園梅樹下及旦姑起且將撻之至園中乃知其死尸懸樹三日顏如生其後嘉靖二十三年有嘉定張氏者嫁汪客之子其姑多與人私諸惡少中有

胡巖者最桀黠羣黨皆聽其指使於是與姑謀遣其子入縣爲卒而巖等日夕縱飲一日呼婦共坐不應巖從後攫其梳婦折梳擲地頃之巖徑入犯婦婦大呼殺人以杵擊巖巖怒走出婦自投於地哭終夜不絕氣息僅屬詰旦巖與姑恐事洩繫諸牀足守之明日召諸惡少酣飲二鼓共縛婦槌斧交下婦痛苦宛轉曰何不利刃刺我一人乃前刺其頸一人刺其脇又極其陰舉尸欲焚之尸重不可舉乃火其室鄰里救火者闕門入見嚇然死人驚聞於官官逮小女奴及諸惡少鞠之具得其實皆以次受刑婦死時年十九邑故有烈婦祠婦死

前
三
日
祠
旁
人
聞
空
中
鼓
樂
聲
火
炎
炎
從
祠
柱
中
出
人
以爲貞婦死事之徵云

楊泰奴仁和楊得安女許嫁未行天順四年母疫病不愈泰奴三割胷肉食母不效一日薄暮剖胷取肝一片昏仆良久及甦以衣裏創手和粥以進母遂愈母宿有膝攣疾亦愈後有張氏儀真周祥妻姑病醫百方不效一方士至其門曰人肝可療張割左脇下得膜如絮以手探之沒腕取肝二寸許無少痛作羹以進姑病遂瘳陳氏祥符人字楊瑄未嫁而瑄卒女請死父母不許欲往哭又不許私剪髮屬媒氏置瑄懷汴俗聘女以金書

生年月日畀男家號定婚帖瑄母乃以帖裹其髮置瑄懷以葬女遂素服以居亡何父母謀改聘女縊死後五十三年至正德中瑄姪永康改葬瑄求陳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及定婚帖鮮完如故葬三年岐穀了瓜產墓上張氏秀水人年十四受同邑諸生劉伯春聘伯春負才名必欲舉於鄉而後娶未幾卒女號泣絕髮自爲詩祭之持服三年不踰閭不茹葷服闋卽絕飲食父母強諭之終不食旬日而卒年二十舅姑迎柩合葬焉又有江夏歐陽金貞者父梧授孝經列女傳稍長字羅欽仰從梧之官柘城梧艱歸舟次儀真欽仰墜水死金貞年甫

十四驚哭欲赴水從之父母持不許又欲自縊父母曰
汝未嫁何得爾對曰女自分無活理卽如父母言願終
身稱未亡人大聲哀號不止及殮剪髮繫夫右臂以殉
抵家告父母曰有婦以事姑也姑旣失子可并令無婦
乎願歸羅以畢所事父母從之後父知廣元縣姑病卒
女乃歸寧有諷他適者曰事姑畢矣更何待女曰我昔
殮羅郎時有一束髮纏其手誰能掘塚開棺取髮還我
則易志矣遂止生平獨臥一樓年六十餘卒

莊氏海康吳金童妻成化初廣西流寇掠鄉邑莊隨夫
避新會傭劉銘家銘見莊美欲犯之屢誘不從乃令黨

梁狗同金童入海捕魚沒水死越三日不還莊求之海濱屍浮岸側手足被縛腫腐莫可辨莊以衣識之歸攜女赴水抱夫屍而沒翼日三屍隨流遶銘門去而復還土人感異殯祭之然莫知銘殺也後梁狗漏言有司並捕考處以極刑唐氏汝陽陳旺妻隨其夫以歌舞逐食四方正德三年秋旺攜妻及女環兒姪成兒至江夏九峰山有史聰者亦以傀儡爲業見婦女皆豔麗而旺且老因給旺至青山夜殺之明日聰獨返攜其婦女幼姪入武昌山吳王祠持利刃脅唐唐曰汝殺吾夫吾不能殺汝以復讐忍從汝亂邪遂遇害賊裹以蓆置荆棘中

明日徙蓑衣園賊又迫環兒臨以刃環兒哭且詈聲振
林木賊亦殺之瘞糞壤中而去其年冬至賊被酒成兒
潛出告官禽於葛店市伏誅

王氏慈谿人聘於陳而夫佳病其父母娶婦以慰之及
門卽入侍湯藥未幾佳卒王年甫十七矢志不嫁姑張
氏曰未成禮而守無名女曰入陳氏門經事君子何謂
無名姑乃使其二女從容諷之婦不答截髮毀容姑終
欲強之窘辱萬狀二小姑陵之若婢稍不順卽爪其面
姑聞復加箠楚女口不出怨言曰不逼嫁爲婢亦甘也
夜寢處小姑牀下受濕得偃疾私自幸曰我知免矣鞠

從子梅爲嗣教之成化初領鄉薦卒昌其家後有易氏
分宜人嫁安福王世昌時世昌已邁疾奄奄十餘月易
事之衣不解帶世昌死除喪猶縞素姑憐之謂汝猶處
子可終累乎跪泣曰是何言哉父母許我王氏卽終身
王氏婦矣自是獨處一樓不窺外戶四十餘年方世昌
疾所吐痰血輒手一布囊盛之卒後用所盛囊爲枕枕
之終身

鍾氏桐城陶鏞妻鏞以罪被戍卒於外鍾年二十五子
繼甫在抱負鏞骨四千餘里歸葬乃斷髮杜門年八十
二以節終繼亦早卒妻方氏年二十七子亮甫二歲其

兄憐之微叩其意方以死誓景泰中亮舉鄉試業於太學卒妻王氏年二十八妾吳氏二十二皆無子扶櫬歸葬貧不能支所親勸之嫁兩人哭曰而不知我之爲節婦婦乎乃共以紡績自給越二十六年縣令陳勉以聞詔旌三代人稱之曰四節里

宣氏嘉定張樹田妻夫素狂悖與宣不睦夫病宣晨夕奉事及死誓身殉時樹田友人沈思道亦死其婦孫與宣以死相要各分尺帛孫自經或勸宣曰彼與夫相得故以死報汝何爲效之宣歎曰予知盡婦道而已安論夫之賢不賢卒縊死

徐氏慈谿人定海金傑妻也成化中傑兄以罪逮入京
傑往請代瀕行徐已有身傑謂曰予去生死不可知若
生男善撫之金氏鬼庶得食也已而悔曰我幾悞汝吾
去無還理卽死善事後人徐泣曰君以義往上必義君
君兄弟當同歸無過苦也卽如君言妾有死耳敢忘付
託乎已果生男無何兄得還傑竟瘐死徐撫孤慟曰我
本欲從汝父地下奈金氏何强營葬事服闋父母勸他
適截髮斷指自誓食澹茹苦六十餘年視子孫再世成
立乃卒

義妾張氏南京人松江楊玉山商南京娶爲妾逾月以

婦妬遣之歸張屏居自守楊亦數往來所贈千計後二十餘年楊坐役累罄其產怏怏失明張聞之直造楊廬拜主母捧楊袂大慟乃悉出向所贈金珠具裝嫁其二女并爲二子娶婦留侍湯藥踰年楊死守其柩不去旣免喪父母強之歸不從矢志以歿終身不見一人

龔烈婦江陰人年十七嫁劉玉家貧力作養姑姑亡相夫營葬夫又亡無以爲斂里有羨婦色者欲助以棺龔覺其意辭之旣又強之龔恐無以自脫乃以所生六歲男三歲女寄食母家是夜積麥橐屋中舉火自焚抱夫屍死又江氏蒙城王可道妻夫貧負販餬口死不能斂

比鄰諸生李雲蟾合錢斂之卜日以葬及期率衆至其家圓然無聲厨下燈微明趨視之飲食畢具蓋以待舁棺者婦已縊死竈旁矣衆驚歎復合錢并葬之

會稽范氏二女幼好讀書並通列女傳長適江一月寡次將歸傳而夫亡二女同守節築高垣圍田十畝穿井其中爲屋三楹以居當種穫父啟圭實率傭以入餘日則塞其竇共汲井灌田如是者三十年自爲塋於屋後成化中卒竟合葬焉族人卽其田立祠以祀又有丁美音淑浦丁正明女幼受夏學程聘年十八將嫁學程死美音誓不再嫁父母曰未嫁守節非禮也何自苦如此

美音齧指滴血籲天自矢當道交旌之賚以銀幣約百金乃構室獨居鬻田自贍事舅姑養父母鄉人名其田爲貞女田

成氏無錫人定陶教諭繪女登封訓導尤輔妻也輔游學靖江成從焉江水夜溢家人倉卒升屋成整衣欲上問爾等衣邪衆謝不暇成曰安有男女裸而尙可俱生邪我獨留死耳衆號哭請不應厥明水退坐死榻上後崇禎中興安大水漂沒廬舍有結筏自救者鄰里多附之二女子附一朽木倏沈倏浮引筏救之年皆十六七問其姓氏不答二女見筏上男子有裸者歎曰吾姊妹

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爲攜手躍入波中死

章銀兒蘭谿人幼喪父獨與母居邑多火災室盡燬結茅以棲母母方疾鄰居又火銀兒出視衆呼令疾避銀兒曰母疾不能動何可獨避亟返入廬欲扶母出烈焰忽覆其廬衆莫能救火光中遙見銀兒抱其母宛轉同焚死時弘治元年三月也義妹茅氏慈谿人年十四父母亡獨與兄嫂居其兄病痿臥值倭入縣嫂出奔呼與偕行女曰我室女將安之且俱去誰扶吾兄者賊至縱火女力扶其兄避於空室竟被燔灼並死

招囊猛雲南孟璉長官司土官舍人刁派羅妻也年二十五夫死守節二十八年弘治六年九月雲南都指揮使奏其事帝曰朕以天下爲家方思勵名教以變夷俗其有趨於禮義者烏可不亟加獎勵招囊猛貞節可嘉其卽令有司顯其門閭使遠夷益知向化無俟覈報

張維妻凌氏慈谿人弘治中維舉於鄉卒婦年二十五子四歲亦卒其兄諷之改圖婦痛哭齧脣暝血灑地終身不歸寧舅姑慰之曰不幸絕嗣日計無賴吾二人景逼矣爾年尙遠何以爲活婦曰恥辱事重餓死甘之乃出簪珥爲舅納妾果得子喜曰張氏不絕亡夫墓門且

有寒食矣後舅病瘋姑雙目瞽婦紡績供養二十年不
衰後有杜氏貴池曹桂妻年二十四夫亡遺腹生女悲
苦無計日諷姑爲舅納妾果生一子產後妾死杜以己
女託於族母而自乳其叔逾年翁喪勸者曰汝辛苦撫
孤寧能以叔後汝乎杜曰叔後吾翁異日生二子卽以
一子後我夫吾志畢矣後卒如其言

義婦楊氏王世昌妻臨漳人弘治中世昌兄坐事論死
世昌念兄死爲嫡子請代其刑時楊未笄謀於父母宗族
曰彼代兄死爲義士我顧不能爲義婦邪願訴於上代
夫死遂入京陳情敕法司議夫妻並得釋

史氏杞縣人字孔弘業未嫁而夫卒欲往殉之母不許女七日不食母持茗逼之飲雙蛾適墮杯中死女指示曰物意尙孚我心母獨不諒人邪母知不可奪翌日製素衣縞裳送之孔氏及暮辭舅姑整衣自經死白氣縷縷騰屋上達旦始消又有林端娘者甌寧人字陳廷策聞廷策訃寄聲曰勿殮吾將就死父曰而雖許字未納幣也對曰旣許矣何幣之問父謹防之曰女奚所不可死顧死夫家戇耳父曰壻家貧無以周身曰身非所卹又曰壻家貧孰爲標名曰名非所求遂往哭奠畢自剋死期理帛自經三拱而絕陳故家青陽山下山下人言

婦將盡時山鳴三晝夜

汪烈婦晉江諸生楊希閔妻也年二十三夫死無子欲自經家人防之謹不得間氏聞茉莉有毒能殺人多方求之家人不知也日供數百朶踰月家人爲亡者齋祭婦自撰祭文辭甚悲夜五鼓防者稍懈取所積花煎飲之天明死

竇妙善京師崇文坊人年十五爲工部主事餘姚姜榮妾正德中榮以瑞州通判攝府事華林賊起寇瑞榮出走賊入城執其妻及婢數人問榮所在時妙善居別室急取府印開後牕投荷池衣鮮衣前曰太守統援兵數

千出東門捕爾等旦夕授首安得執吾婢賊意其夫人也解前所執數人獨輿妙善出城適所驅隸中有盛豹者父子被掠其子叩頭乞縱父賊許之妙善曰是有力當以昇我何得遽縱賊從之行數里妙善視前後無賊低語豹曰我所以留汝者以太守不知印處欲藉汝告之今當令汝歸幸語太守自此前行遇井卽畢命矣呼賊曰是不善昇可仍縱之易善昇者賊又從之行至花塢遇井妙善曰吾渴不可忍可汲水置井傍吾將飲賊如其言妙善至井傍跳身以入賊驚救不得而去豹入城告榮取印引至花塢覓井果得妙善屍越七年郡

縣上其事詔建特祠賜額貞烈

石門丐婦湖州人莫詳其姓氏正德中湖大飢婦隨其夫及姑走崇德石門市乞食三人偶相失婦有色市人爭挑之與之食不顧誘之財亦不顧寓東高橋上不復乞食者二日伺夫與姑皆不至聚觀者益衆婦乃從橋上躍入水中死

賈氏慶雲諸生陳俞妻正德六年兵變值舅病卒家人挽之避痛哭曰舅尙未斂婦何惜一死身服斬衰不解兵至縱火迫之出罵不絕口刃及身無完膚與舅屍同燼年二十五

鄞縣諸生李珂妻胡氏年十八歸珂閱七年珂死遺男女各一胡誓不踰閭鄰火作珂兄珮往救之曰阿姆來吾乃出珮使妻陳往婦以七歲男自牖付之屬曰幸念吾夫善視之陳曰孀將何如紿之曰取少首飾卽出陳去胡卽纍衣箱塞戶抱三歲女端坐火中死

陳宗球妻史氏南安人夫死將殉有期矣尙爲姑釀酒姑曰婦已決死生存豈多日何辛苦爲曰政爲日短故釀而奉姑將死告舅曰婦有喪幸毋髹棺遂縊

葉氏定海人許聘慈谿翁姓而父母俱歿遂育於翁年十四翁資產日落且失其姑舅待之如奴勞勦萬狀畧

無怨色舅以子幼欲鬻之羅姓者葉恚曰我非貨也何
輾轉貿易爲日哽咽垂涕旣知不可免僞爲喜色舅遂
寬之夜月上給諸姒曰月色甚佳盍少猶夷乎趨門外
良久諸姒並勸曰夜旣半矣盍就寢遂入及晨覓之則
氏已浮屍於河矣起之色如生

胡貴貞樂平人生時父母欲不舉其鄰曾媼救之歸與
子天福同乳欲俟其長而配焉天福年十八父母繼亡
家甚落貴貞父將奪以姻富家女曰我鞠於曾婦於曾
分姑媳恩母子可以飢寒棄之邪乃依從姑以居葺舍
單淺外人未嘗識其面其兄乘天福未婚曳以歸出視

求聘者金寶笄飾女知不免潛入房縊死

孫氏吳縣衛廷珪妻隨夫商販寓潯陽小江口寧王陷九江廷珪適他往所親急邀孫共逃孫謂兩女金蓮玉蓮曰我輩異鄉人汝父不在逃將安之今賊已劫鄰家矣柰何女曰生死不相離要當爲父全此身耳於是母子共一長繩自束赴河死

江氏餘干夏璞妻正德間賊至抱方晬弟走不得脫賊將縛之曰誠願與將軍俱顧吾父年老惟一弟幸得全之賊以爲信縱令置所抱兒出遂大聲罵賊投橋下死後隆慶中有高明嚴氏賊掠其境隨兄出避遇賊刃及

其兄女跪泣曰父早喪孀母堅守恃此一兄殺之則祀
殄矣請以身代賊憫然爲納刃旣而欲污之則曰請釋
吾兄卽配汝及兄去執不從竟剖腹而死

明史卷三百一終